

乌兰牧骑精神与视觉图像的建构

王鹤琪

乌兰牧骑是诞生在内蒙古草原上的一支红色文艺宣传队,具有“演出、宣传、辅导、服务”的职能。60多年来,这支“红色嫩芽”不断成长,在内蒙古遍地开花。广大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冒寒暑,以蓝天为幕布,以大地为舞台,深入农村牧区为人民群众演出,为农牧民服务,为基层群众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为丰富农村牧区的文化生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受到广大农牧民的欢迎,把他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乌兰牧骑”。

乌兰牧骑也受到党的几代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一面旗帜。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接见乌兰牧骑队员。邓小平同志为乌兰牧骑题词:“发扬乌兰牧骑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江泽民同志题词:“乌兰牧骑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战线上的一面旗帜。”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回信,对乌兰牧骑精神进一步肯定,对乌兰牧骑队员寄予深切关怀,勉励乌兰牧骑在新时代要大力弘扬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人民群众,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长期以来,乌兰牧骑所坚持的先进文化方向,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树立了榜样。同时也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以乌兰牧骑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为社会主义的文艺园地增添了绚烂的色彩。拿美术为例,无论是上世纪还是新时代,都有许多表现乌兰牧骑主题的优秀作品。早在1963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就出版了何逸梅的年画《草原上的文化队》,作品描绘乌兰牧骑队员乘坐马车深入牧区准备为牧民演出的情景,牧区牛羊兴旺、天蓝草碧,远处的浩特与毡房依稀可见,一派生机盎然。七十年代初,有思韵的中国画《踏遍草原送赞歌》和贾方舟的中国画《草原盛开文艺花》等表现乌兰牧骑的作品。前者描绘乌兰牧骑队员正在为两位牧民演出,艺术地再现了乌兰牧骑建立的初衷:内蒙古地域辽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不少牧区要走上百里路才能碰到一两个蒙古包。为了丰富农牧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一种装备轻便、组织精悍、人员一专多能、便于流动的小型综合文化工作队——乌兰牧骑在锡林郭勒草原诞生。随后,乌兰牧骑深入草原,无论是定居点还是放牧点,只要有一个牧民,他们就演出,受到了牧民的衷心欢迎。乌兰牧骑迅速发展起来;后者表现一支骑着骆驼的乌兰牧骑队伍正行进在草原上,人物与骆驼生动朴实,辽阔的草原起伏有致,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作品情景交融地表现了乌兰牧骑的精神主题。七十年代中期,著名画家金高完成了两件表现周恩来总理会见乌兰牧骑队员的油画《周总理与乌兰牧骑》和《难忘的晚宴》,表现了周恩来总理对乌兰牧骑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作者充分发挥油画的表力,主观化的色彩处理恰当地表达了主题。《周总理与乌兰牧骑》运用对比色,色彩亮丽而温暖,在单纯、明净的色彩中追求一种装饰趣味,一种年画的感觉,从而使作品独具特色,很好地表现了其乐融融、欢乐幸福的场景。《难忘的晚宴》运用淡雅的同类色,营造了一个美好祥和的氛围,表现了周恩来总理与乌兰牧骑心心相印的情境。七十年代末,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迅、宋显瑞的年画《心随总理唱延安》,作品表现的是周恩来总理会见乌兰牧骑时与队员们一同唱歌的故事。作者充分调动年画的特点,尽力营造欢乐幸福的感觉,成功地塑造了周恩来总理和乌兰牧骑队员的亲切形象,受到群众欢迎。2013年,在“内蒙古重大历史文化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周宇和程非完成了油画《乌兰牧骑》,作品描绘乌兰牧骑队员骑着马车奔驰在草原上,画面欢快热烈、阳光和煦,充满勃勃生机,很好地再现了那个年代的时代氛围。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给乌兰牧骑队员的回信,进一步激发了美术工作者创作乌兰牧骑主题美术作品的热情,内蒙古自治区还组织美术工作者深入基层乌兰牧骑体验生活,搜集素材,集中创作这一主题的作品,产生了许多可圈可点的优秀之作。中国画《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是老画家王玉泉的倾心之作。由于作者成长的年代见证了乌兰牧骑从诞生到逐步发

展壮大的过程,加之其深厚的生活积累和成熟的表现技能,作品生动地再现了乌兰牧骑这个“一辆马车上的文化工作队”在草原上的情景。洋溢着欢快而美好的时代氛围。哈斯朝鲁的中国画《草原放歌》以山水画的形式表现乌兰牧骑主题,独具匠心。作品构图宏大,视野开阔,大面积的绿色将盛夏草原的绿浪滚滚描绘得淋漓尽致。草原上鲜花盛开,牛羊遍野,一派生机盎然。远处一辆乌兰牧骑的大巴车正在穿越草原腹地,点明主题。同样是表现乌兰牧骑深入牧区,胡德东的中国画《演出路上》与前者不同,作者通过文学性的情节表达主题:乌兰牧骑的马车遇到坎坷的路况,几个队员正在奋力推车。作品构图跌宕起伏,人物动态夸张生动,充分表现了乌兰牧骑不畏艰苦、服务基层的可贵精神。中国画《蓝色之韵》《候场》《吉祥乌兰牧骑》等几件作品都是通过表现乌兰牧骑队员在演出之前候场的情景,来弘扬乌兰牧骑精神。要红宇的《蓝色之韵》则洋溢着一种纯洁、高贵、欢快的气息,与前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经冠一的《候场》采用水墨写意的形式,表现乌兰牧骑队员演出之前候场的情景。作品感情真挚,风格朴实,人物塑造结实有力。要红霞的中国画《乌兰牧骑到嘎查》没有从正面表现乌兰牧骑的演出与生活,而是通过对乌兰牧骑的演出场景、设备和道具的描绘,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乌兰牧骑的主题,体现了画家独特的视角和构思的巧妙。王永鑫的中国画《暖春》也是一件视角独特的作品,作品情景交融,内容丰富,生活气息浓郁,比较成功地表现了新时代乌兰牧骑的生活。

在油画作品中,青年画家张可扬的《我的乌兰牧骑》《新时代的乌兰牧骑》《草原上的乌兰牧骑》是三件优秀作品。三件作品都从正面表现了新时代的乌兰牧骑在草原上为牧民演出的情景,但构图不一,各具特色。《我的乌兰牧骑》构图大胆,主体突出,画面正中以近景特写的形式描绘了一位正在舞蹈着的乌兰牧骑女演员形象,女演员纯朴美丽,身着大红色的蒙古袍,宽大的裙摆摆开了大面积的画幅,非常突出和醒目,鲜艳的红色很好地烘托了主题。作品参加“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优秀作品展览”,受到广泛好评,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随后,作者为“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创作油画《草原上的乌兰牧骑》,作品在新落成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并被永久收藏。为“红色百年内蒙古——大型主题油画、雕塑创作工程”创作油画《新时代的乌兰牧骑》,被内蒙古美术馆收藏。两件作品都采用大场面的叙事方法,人物众多,场面热烈,色彩亮丽,阳光灿烂,乌兰牧骑队员翩翩起舞,牧民们满怀喜悦,非常成功地表现了新时代的乌兰牧骑在总书记回信精神的鼓舞下,满怀激情深入基层为牧民服务的精神,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张项军的油画《草原天韵》学习借鉴中国传统壁画的风格特点,探索主题性绘画形式风格的多样性。文胜的油画《乌兰牧骑系列——红色歌舞》是一个大场面,作者采用装饰化与程式化的形式语言,表现了新时代乌兰牧骑演出时的盛况。李喜成的油画《草原上的白云》采用象征手法,描绘了几位正在翩翩起舞的乌兰牧骑队员形象,姑娘们淳朴、纯洁、热情欢快。此外,孟孟的油画《姐妹》,刘建平的油画《乌兰牧骑下苏木》,田存波油画《乌兰牧骑之歌》,萨其日拉图雕塑《总书记回信了》,石玉平与苏力德的雕塑《到人民中去》也都各具特色,是比较优秀的作品。

“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在内蒙古诞生的乌兰牧骑和乌兰牧骑精神,曾经鼓舞了几代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服务群众。大量优秀的乌兰牧骑主题美术创作,不但为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一心跟党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今天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当前,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继承和发扬乌兰牧骑优良传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扎根生活沃土,服务人民群众,坚持守正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思想性、主题性、艺术性俱佳的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地凝聚精神力量,无愧于时代赋予美术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贾方舟中国画《草原盛开文艺花》。



贾方舟中国画《草原盛开文艺花》。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努力奋斗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踏坚实的大地

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投机取巧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也不行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文艺批评就要褒贬分明、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推动新时代文艺评论高质量发展

文艺评论的职责与担当

李树榕 杨塔娜

学习了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即文艺评论究竟应该有哪些社会职责和担当?反思自己近40年的评论实践,我认为这项工作有三个维度,即接受者、创作者和全社会;面对三个维度,要有三方面的职责和担当,一个是辅导,一个是引导,一个是倡导即建构。

《意见》中提出,要“开展专业权威的文艺评论”就是要推进文艺评论家以其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帮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细细品味各类文艺作品的“滋味”,避免不解、误解、甚至曲解其内涵。当然,要从“专业权威的文艺评论”的辅助鉴赏;如果不能掌握三种本领,一是对特定艺术门类本体研究的本领,二是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辩证把握的本领,三是从时代的特点出发提炼作品价值倾向的本领。

就其艺术的本体研究而论,评论家如不能深谙各种艺术门类“质的规定性”,就很难通过评论工作辅导欣赏者尽享作品的美学内涵。如果不能掌握音乐之所以为音乐的质的规定性,就很难从音色、节奏、旋律、和声、曲式、复调、配器等不同层面进行真正“懂行”的审美解读;如果不能掌握美术之所以为美术的质的规定性,就很难从平面构成、立体构成、色彩构成或焦点透视、散点透视等视角进行真正“懂行”的辅助鉴赏;如果不能掌握电影之所以为电影的质的规定性,就很难从蒙太奇、剧本、表演、摄影、美术、音乐等综合力量的高度进行真正“懂行”的艺术分析,如此不一而足。所以,当人们接受一个作品往往缺乏“本体论”视角的时候,就需要真正懂行的评论家予以有的放矢的辅导。

《意见》中强调“要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坚持正确方向导向……注重文艺评论的社会效果,弘扬真善美,批驳假恶丑,不为低俗庸俗媚俗作品和泛娱乐化等推波助澜。”因而,评论家在艺术欣赏初级阶段对接受者的“辅助”重在言之有物,到了中高级阶段的“引导”就重在言之有理。因为,这既是与文艺欣赏者的对话,也是与文艺创作者对话。

客观地讲,任何一部成熟的文艺作品,都是有层次的。如何引导欣赏者发掘其重点,攻克其难点,思考其疑点,感慨其共鸣点,评价其焦点,是需要文艺评论家耗费心血且有独到见解的。这种见解一定是以社会问题为前提,以创作者的真实情感为基础的。

内蒙古艺术学院原创性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2019年获得文华大奖,令人瞩目。当有人质疑,为了保护384只羊,让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荣饱受暴风雪的摧残,玉荣甚至失去了一条腿,值得吗?为什么还要通

出了新时期以来伟大祖国从东北到西南的广袤大地上,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和生活变化。映射着党的民族政策的灿烂光辉,映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坦途宽广,反映了中华各民族大家庭的和谐温馨,也映照着当下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国家昌盛的壮丽景象。在这样一种新的时代氛围中,我们读到,达斡尔族少女塔莉雅、盲姑娘葛根,怎样在世代传承的民族生活游戏“哈尼卡”的陪伴中,在祖祖辈辈传扬的“唯有书不能负你”的熏陶中长大;毛南族山寨留守少年雨林,与同伴雨田、雨树等的《哈尼卡》、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瑶族作家陈茂智的《虎牙顶》、贵州省黔南州毛南族作家孟祥祥的《雏鹰飞过山》、云南省丽江古城的纳西族女学者、作家蔡晓龄的《她叫花雷》。涉及地域由北部边疆到中山山地、再到西南云贵高原。有意思的是,这四位作家都来自人口较少民族的聚居地区,恰都在鲁迅文学院高级研修班学习过,而且均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均获得过本省文学最高奖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更有意思的是,除了孟祥祥现在担任贵州省黔南州文联副主席,其他三位,一人做机关财政,一人是医院药剂师,一人是大学教授,与儿童文学创作并无直接关联,但他们始终生活在民族地区的基层,心怀祖国、洞察社会、视野开阔。他们始终关怀着新一代人的成长,尊重传统而又憧憬未来,思想深远;始终执著于民族儿童文学创作,扎根大地、驰骋想象、志向宏伟。他们的作品,关注本民族新时代里的新发展,写民族儿童在新环境中的新成长,浸透了热爱新生活的内心情感,弥漫着追寻中国梦的正义之气,呈现着奔向小康社会的豪迈之情。

最有意的是,这四部作品充分写

过艺术作品再度呈现?显然,这是现实中许多人的困惑。然而文艺评论家却可以通过对全副逐层的分析,引导人们正确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是的,今天的少年儿童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像小太阳一样得到长辈无限制的宠爱,娇生惯养的“90后”“00后”“10后”就带有社会的普遍性。所以,当那些背着书包甚至还背着儿孙的家长以并不夸张的动作出现在舞台上时,一种天天可以见到的情景被强调了出来。继而,当观众看到玉荣被冻伤了一条腿,姐姐心疼得背起来了妹妹时,玉荣的一个动作便深深打动着人心。“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此刻的玉荣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疼痛,她念念不忘的是爸爸临行前的嘱托:“羊群是公社的,一只也不能丢!”在此,一个振聋发聩的词汇便荡击人心灵:责任!责任!培养孩子的责任心,是主创人员的思想诉求,也是全剧的戏眼!能否引导观众通过这样的重点领悟作品的主题思想,就是文艺评论家的职责和担当。

文艺评论最忌讳的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大话和空话,尤其是那些没有针对性的“废话真理”,更是将文艺评论推到了文艺创作者不愿意阅读,艺术欣赏者也不愿意阅读的尴尬境地。因而,文艺评论只有知人论世,言之有据,紧锁作品,才能接地气,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

《意见》指出:“健全文艺评论标准”就要“坚持从作品出发”,把政治性、艺术性、社会反应、市场认可统一起来,把社会效益、社会价值放在首位。把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推介给读者观众。”着眼鱼龙混杂的艺术市场,无论小说、小品、歌曲,还是影视剧,确实存在着一些群众“喜欢”而境界不高的作品,这就需要明确的价值取向,倡导接受者在深度道德体验的基础上,建构正确的审美标准。评论家的职责就是在指出问题的同时,在社会上倡导深刻的道德体验,建构向上向善的价值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可见,只有走进生活,才会在作品中融入真情实感;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才会产生真知灼见;只有创作出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才能体现艺术家和作家的真才实学。毕竟,真才实学是创作者十年磨一剑在艺术形式和技巧技法方面的本领,真情实感是创作者有感而发的审美必然,真知灼见则是创作者绝不人云亦云的正确而透彻的思想。如果说,真才实学、真情实感、真知灼见可以作为一种构建评论文艺作品优劣的标准,那么,通过对各种文艺作品的评价,激励人们建构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是文艺评论的职责和担当。



《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丛书》(以下简称《书系》)“第一辑”(10本),于2013年启动创作,2016年底出齐,2017年在北京国际书展研讨、推介。时光匆匆,4年过去,如今该《书系》“第二辑”又将出版。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这是一次别样别致的创作实践,更是一件美好美妙的写书盛事。

历史前行,时代变迁,社会变动,恰是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不变的话题。《书系》“第二辑”共4本。包括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达斡尔族女作家阿飒的《哈尼卡》、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瑶族作家陈茂智的《虎牙顶》、贵州省黔南州毛南族作家孟祥祥的《雏鹰飞过山》、云南省丽江古城的纳西族女学者、作家蔡晓龄的《她叫花雷》。涉及地域由北部边疆到中山山地、再到西南云贵高原。有意思的是,这四位作家都来自人口较少民族的聚居地区,恰都在鲁迅文学院高级研修班学习过,而且均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均获得过本省文学最高奖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更有意思的是,除了孟祥祥现在担任贵州省黔南州文联副主席,其他三位,一人做机关财政,一人是医院药剂师,一人是大学教授,与儿童文学创作并无直接关联,但他们始终生活在民族地区的基层,心怀祖国、洞察社会、视野开阔。他们始终关怀着新一代人的成长,尊重传统而又憧憬未来,思想深远;始终执著于民族儿童文学创作,扎根大地、驰骋想象、志向宏伟。他们的作品,关注本民族新时代里的新发展,写民族儿童在新环境中的新成长,浸透了热爱新生活的内心情感,弥漫着追寻中国梦的正义之气,呈现着奔向小康社会的豪迈之情。

出了新时期以来伟大祖国从东北到西南的广袤大地上,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和生活变化。映射着党的民族政策的灿烂光辉,映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坦途宽广,反映了中华各民族大家庭的和谐温馨,也映照着当下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国家昌盛的壮丽景象。在这样一种新的时代氛围中,我们读到,达斡尔族少女塔莉雅、盲姑娘葛根,怎样在世代传承的民族生活游戏“哈尼卡”的陪伴中,在祖祖辈辈传扬的“唯有书不能负你”的熏陶中长大;毛南族山寨留守少年雨林,与同伴雨田、雨树等的《哈尼卡》、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瑶族作家陈茂智的《虎牙顶》、贵州省黔南州毛南族作家孟祥祥的《雏鹰飞过山》、云南省丽江古城的纳西族女学者、作家蔡晓龄的《她叫花雷》。涉及地域由北部边疆到中山山地、再到西南云贵高原。有意思的是,这四位作家都来自人口较少民族的聚居地区,恰都在鲁迅文学院高级研修班学习过,而且均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均获得过本省文学最高奖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更有意思的是,除了孟祥祥现在担任贵州省黔南州文联副主席,其他三位,一人做机关财政,一人是医院药剂师,一人是大学教授,与儿童文学创作并无直接关联,但他们始终生活在民族地区的基层,心怀祖国、洞察社会、视野开阔。他们始终关怀着新一代人的成长,尊重传统而又憧憬未来,思想深远;始终执著于民族儿童文学创作,扎根大地、驰骋想象、志向宏伟。他们的作品,关注本民族新时代里的新发展,写民族儿童在新环境中的新成长,浸透了热爱新生活的内心情感,弥漫着追寻中国梦的正义之气,呈现着奔向小康社会的豪迈之情。

在这样一种新的时代氛围中,我们读到,达斡尔族少女塔莉雅、盲姑娘葛根,怎样在世代传承的民族生活游戏“哈尼卡”的陪伴中,在祖祖辈辈传扬的“唯有书不能负你”的熏陶中长大;毛南族山寨留守少年雨林,与同伴雨田、雨树等的《哈尼卡》、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瑶族作家陈茂智的《虎牙顶》、贵州省黔南州毛南族作家孟祥祥的《雏鹰飞过山》、云南省丽江古城的纳西族女学者、作家蔡晓龄的《她叫花雷》。涉及地域由北部边疆到中山山地、再到西南云贵高原。有意思的是,这四位作家都来自人口较少民族的聚居地区,恰都在鲁迅文学院高级研修班学习过,而且均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均获得过本省文学最高奖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更有意思的是,除了孟祥祥现在担任贵州省黔南州文联副主席,其他三位,一人做机关财政,一人是医院药剂师,一人是大学教授,与儿童文学创作并无直接关联,但他们始终生活在民族地区的基层,心怀祖国、洞察社会、视野开阔。他们始终关怀着新一代人的成长,尊重传统而又憧憬未来,思想深远;始终执著于民族儿童文学创作,扎根大地、驰骋想象、志向宏伟。他们的作品,关注本民族新时代里的新发展,写民族儿童在新环境中的新成长,浸透了热爱新生活的内心情感,弥漫着追寻中国梦的正义之气,呈现着奔向小康社会的豪迈之情。

在新时代,《书系》属于中华各民族的小读者,也属于经历了童年、少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甚至是长辈的大读者。

新时代 新憧憬 新未来

张锦怡

